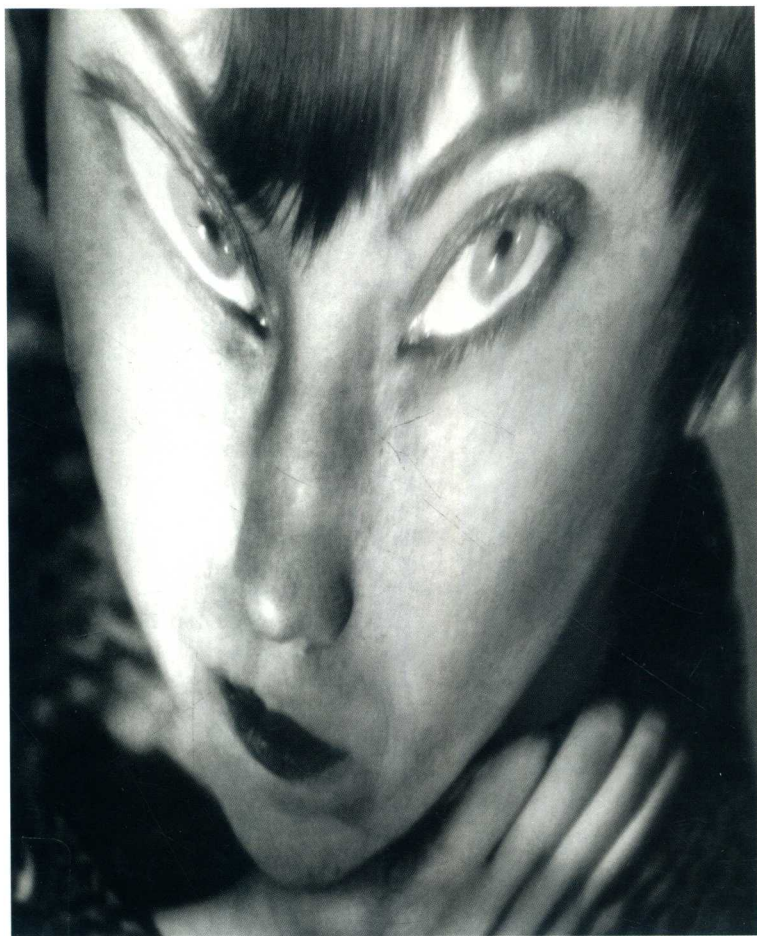


光圈世界摄影大师

aperture masters of photography

中国摄影出版社

China Photographic Publishing House



贝伦尼斯·阿博特

「美」茱莉亚·凡·哈弗腾

唐小佳

译 著

光圈世界摄影大师
aperture masters of photography

贝伦尼斯·阿博特

[美] 茱莉亚·凡·哈弗腾 著
唐小佳 译

中国摄影出版社

China Photograph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光圈·世界摄影大师·贝伦尼斯·阿博特 / (美) 哈弗腾 (Haaften, J. V.) 著; 唐小佳译. — 北京: 中国摄影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7-5179-0266-9

I. ①光… II. ①哈… ②唐… III. ①摄影评论—美国—现代 IV. ①J40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44280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 01-2015-1009 号

Aperture Masters of Photography: Berenice Abbott First published 2015 by ApertureFoundation, Inc. Compilation—including selection, placement, and order of text and images—copyright © 2015 Aperture Foundation, Inc.; photographs copyright © 2015 Berenice Abbott/Commerce Graphics/Getty Images; text copyright © 2015 Julia Van Haaften.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International and Pan-American Copyright Conventions.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hatsoever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贝伦尼斯·阿博特

作 者: [美] 茱莉亚·凡·哈弗腾

译 者: 唐小佳

出 品 人: 赵迎新

责任编辑: 丁 雪

译 审: 易 木

版权编辑: 黎旭欢

封面设计: 胡佳南

出 版: 中国摄影出版社

地址: 北京东城区东四十二条 48 号 邮编: 100007

发行部: 010-65136125 65280977

网址: www.cpph.com

邮箱: distribution@cpph.com

印 刷: 利丰雅高印刷 (深圳) 有限公司

开 本: 20 开

印 张: 5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79-0266-9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光圈世界摄影大师
aperture masters of photography

贝伦尼斯·阿博特

[美] 茱莉亚·凡·哈弗腾 著
唐小佳 译

中国摄影出版社
China Photographic Publishing House



自创自拍照，“阿博特式变形”，纽约，1948 年

光圈世界摄影大师
aperture masters of photography

贝伦尼斯·阿博特

[美] 茱莉亚·凡·哈弗腾 著
唐小佳 译

中国摄影出版社
China Photographic Publishing House



“你觉得我怎么样？”贝伦尼斯·阿博特向桌子对面的曼·雷问道。当时两人在巴黎左岸咖啡馆，曼·雷正在抱怨他刚刚雇用的暗房助手。

那是1923年，阿博特当时24岁，是一个身形瘦小、面色苍白、打扮中性的女生，她有着冰蓝色的眼睛和淡茶色的头发，这一切都与她那位来自格林威治村、年龄稍长、身材健壮的朋友形成鲜明对比。阿博特1921年刚刚来到欧洲，在去柏林学习雕塑期间，曾经把自己在巴黎住的小阁楼让给一直在酒店居住的曼·雷当作摄影工作室使用。现在，曼·雷已经有了自己时尚的蒙帕纳斯工作室，在那里他为现代主义的出版商和富有的游客们拍摄照片。而此时的阿博特则是一位一文不名，艺术上毫无起色的小艺术家，正在为突然失去本已承诺的艺术资助而郁闷。随着曼·雷一直不断地抱怨自己那个自以为是的助手，阿博特十分热切地强调说：“对于摄影，我真的一无所知。”

曼·雷立刻以最低标准薪资雇用了阿博特，很快当阿博特在暗房中毫无障碍地工作后，曼·雷将她的薪水翻倍，阿博特的表现让曼·雷和她自己都感到很吃惊。后来，她把看到影像在显影过程中可塑性的能力，归功于自己在雕塑与绘画方面的训练。两年之后，尽管阿博特的薪水没有增长，取而代之的则是曼·雷开始教她如何操作相机。同时，阿博特也被允许使用曼·雷的工作室，在闲暇时间为她自己的客户拍摄肖像照片。虽然并非本意，阿博特与曼·雷之间还是出现了不可避免的竞争，这使得她开始建立自己的工作室。西尔维亚·毕奇曾说：“在20世纪20年代的巴黎，如果能够有幸由曼·雷或贝伦尼斯·阿博特掌镜为你拍摄肖像，就说明你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名人了。”西尔维亚·毕奇是詹姆斯·乔伊斯的著作《尤利西斯》的出版发行人，同时也是莎士比亚书店的所有者，那里是外籍人士常常聚会的场所，由他俩拍摄的许多肖像作品常常陈列其中。

以肖像拍摄为起点，阿博特的拍摄领域逐渐拓展至城市景观和科学摄影这两种毫不相关的摄影类型。她崇尚纪实摄影能够清楚描绘现实的美学力量。正因为拥有这样的信条，才促使她在1928年摄影师尤金·阿杰离世之后，凭借一己之力挽救了他留存的摄影作品。此外，在20世纪40年代，她在摄影器材创造方面的非凡才能也得到发挥，并拥有几十种出版物。在她的人生即将落幕之时，她希望世人将自己看作一位自学成才的冒险家。

贝伦尼斯原名柏妮斯，在搬到巴黎之后她决定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贝伦尼斯。1900年，在她仅仅两岁的时候就经历了父母离异，她的父母属于社会的中低阶层，后相继搬到了美国俄亥俄州相对的两端分开居住。由于与三位哥哥姐姐分开生活，阿博特可以说一直过着独生女的日子，直到她12岁时一家人才在克利夫兰重聚。尽管如此，她仍然很少见到自己的父亲，她的家庭也没有为孩子提供更多的理解和指导。阿博特在描述自己童年的时候，曾说自己“本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女孩，只是人生经历让她过早变得坚毅”，她十分任性顽固，且不被世俗对于女性的规定所束缚。因为最初含糊地想做一名记者，所以阿博特考取了俄亥俄州立大学，并和一群怀着现代主义情怀和抱着左翼政治思想的学长们混在一起。他们让本就热心于阅读的阿博特接触到了全新的观念和多样的书籍，其中的一些内容触动了她内心中萌芽的女同性恋情愫。

在阿博特大一学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她已经和家人开始疏远，对于学业也失去了耐心。此时，远在纽约的学长给阿博特发来了邀请，这封信带她进入格林威治村，接触了当时盛行的波西米亚式生活。阿博特体验了一下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课程，但很快就对其失去兴趣，并终止了她的学业生涯。之后，阿博特曾在普罗文斯顿剧社做群众演员，在熬过1919年那场西班牙流感之后，她做起了临时工，同时自学雕塑艺术。在众多引领阿博特进入先锋派艺术世界并一直给予她鼓励的人们中，有极富影响力的艺术家和知名的作家，其中包括《小评论》杂志的编辑玛格丽特·安德森和简·希普、作家朱娜·巴恩斯和萨达基奇·哈特曼，以及最重要的美国达达主义艺术家艾尔莎·冯·弗雷塔格-洛琳霍温男爵夫人。此外，阿博特与曼·雷、博学的马塞尔·杜尚这些鼎鼎大名之士也过从甚密。对于阿博特来说，他们仅仅是“好兄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四处充满富有创意的艺术气息，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画家和艺术家。1921年3月，阿博特为了离开挑剔的美国社会，孤身一人来到法国，希望能够成为这个全新的、令人兴奋的创意世界中的一分子。在刚刚抵达法国的时候，阿博特身上只剩下6美金，基本没有什么未来计划，也不太会说法语。因此，为了维持生计，她干过很多稀奇古怪的工作，同时也结识了各种不同的艺术家和作家，其中包括给予了她鼓励的妮娜·汉姆奈、奥西普·扎德金、康斯坦丁·布朗库西，后来成为挚友的约翰·斯托尔斯、玛丽·芭茨，以及艺术赞助者佩吉·古根海姆。艾尔莎男爵夫人将阿博特引荐给安德烈·纪德，并把她带入纪德

的社交圈之中。直到 1926 年，阿博特离开曼·雷工作室，开始独立发展的时候，她已经积累了一系列名人肖像摄影作品，这些作品帮助她在春之祭画廊中举办了第一次个人作品展。所展出的肖像作品涉及的名人包括：著名诗人兼剧作家让·谷克多、作家安德烈·纪德、艺术家玛丽·罗兰珊、出版人西尔维亚·毕奇，以及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和作家朱娜·巴恩斯。1928 年，阿博特在第一独立摄影沙龙中的展览得到盛赞，紧接着 1929 年，她参与了在德国举办的“电影和照片”先锋摄影展。阿博特秉承着现代主义信念，认为摄影作品应清晰描绘现实。她反对画意派摄影的柔焦美学，尽管这种审美观念在当时摄影界仍旧占据主流。

1929 年 1 月，当时 30 岁的阿博特为欧洲的杂志社来到纽约进行拍摄，同时也是为了宣传摄影师尤金·阿杰的作品。她非常欣赏尤金·阿杰的拍摄风格，其现实主义的拍摄手法令阿博特在美学方面大开眼界。在 1927 年阿杰离世后不久，阿博特就将他剩余的底片全部购得并开始大力推广。在纽约拍摄的过程中，她看到了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以及为了快速通行而建设的基础设施，这些现代建筑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纽约这座城市。这里彻底地激发了阿博特的创作灵感，她决定用相机记录下这座城市快速变化的脚步，以及新城与旧城之间的奇异对比。在纽约，她开设了一间时尚摄影工作室，期望依靠拍摄肖像所得到的收入来支撑自己探索纽约的拍摄项目。此外，她也加入了充满活力的以卡尔·范·韦克滕为中心的纽约哈莱姆文艺复兴群体，并进入了由林肯·科尔斯坦领导的艺术圈。

尽管阿博特在摄影界已经享有盛誉，而且她的作品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经济大萧条的到来仍严重地打击了她的肖像拍摄业务。1930 年，她将阿杰作品的一半卖给了画廊老板裘里安·李维，并遵循阿杰的脚步，购买了一台大画幅照相机作为自己的标准拍摄机器。尽管关闭了自己的摄影工作室，阿博特在继续推进其独立拍摄纽约市的纪实摄影项目时仍然遇到了困难。她认为仅仅凭借相机本身就能够捕捉到城市的“飞速进程”，因为作为一名刚刚从国外归来的美国人，对于拍摄这座城市会有独特的见解与角度。然而，由于经济萧条，一些有可能提供资助的组织或个人都出现了困难，其中包括古根海姆基金会、纽约历史学会等。在 1934 年末，纽约市立博物馆馆长格蕾丝·迈耶为阿博特在博物馆举办了首次个人摄影展。这次展览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盛赞，其中包括来自艺术评论家伊丽莎白·麦考兰的好评，之后阿博特开始与她一起生活，直到麦考兰去世。

与此同时，无情的经济危机使得政府为所有的工作者派发失业救济金，其中包括造型、印刷及设计方面的艺术家。工程振兴局下设立的联邦艺术计划（Federal Art Project, 简称FAP）将摄影设为一种记录工具，纽约联邦艺术计划同样支持创意摄影，终于阿博特“变化的纽约”拍摄项目在1935年得到FAP的支持。阿博特作品中对于瞬间与改变的直接而充分的展现，与以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为代表的、当时主流的画意派美学形成鲜明对比。事实上，阿博特自己并不知道她旧时格林威治村的好友霍尔格·卡希尔正是负责FAP计划的全国主任（卡希尔当时已经是一名创意艺术管理人员）。阿博特花费了四年的时间拍摄“变化的纽约”这个项目，而麦考兰则在一旁为她提供帮助与支持。1937年，阿博特在纽约市立博物馆举办了第二次个人艺术展。到了1939年，图书《变化的纽约》出版发行，正好及时赶上了世界博览会开幕。

1934年，阿博特加入社会研究新学院，在那里教授摄影直到1958年。这一经历使她学会如何通过文字，更加完美地将自己艺术核心的摄影方法和理念表达出来。她在1941年出版的《摄影提高指南》一书中指出，人类对于自我表达和发挥创造力的需求是与生俱来的，就像人类需要空气和食物一样。同时，她也将自己长久以来所坚持的“直接”摄影理念令世人熟知。对于她来说，摄影应充分发挥媒介的独特品质，不应试图去模仿绘画或增加戏剧效果。她认为所有的被摄主体对于创作者来说，存在不同的演绎可能，需要相机背后的人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阿博特认为摄影即是沟通，它满足了人类广泛的艺术需求，正如人类的知识世界与行为一样，无边无际。摄影师的创作意图可以通过对主题和有利情况的选择，加上使用最好的技术进行处理加工，从而得到有效的传达。

阿博特的信念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基调，美国正在为是否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犹豫不决，而摄影界又迎来了画意派摄影主义的回潮。但是，正因为阿博特对于纪实摄影的坚持，使得接下来的20年左右的时间，她把主要精力全部投入科学摄影这一领域之中，力图通过摄影呈现科学原理和科学现象。她相信科学与摄影之间存在至关重要的一致性，摄影这一沟通的媒介就如科学的孩子一般。阿博特花费数年时间，致力于发明创造自己所需的摄影器材和新的摄影技术。最终她相信，科学家和艺术家在心理上是十分相似的，同是改革创新者和创造者，二者在知性与审美方面相互影响，彼此给予灵感。

一直以来，阿博特努力为自己的多项发明申请专利，并创办了一家公司来销售她的发明创造，同时也坚持创作摄影书、举办讲座并承接多种委托拍摄工作。她一直是现实主义的拥护者，特别是1951年在阿斯彭研究所举办的美国国家摄影大会上，阿博特发表了以下观点：“现实事物是摄影师拍摄的主题，照相机能够拍到多远、选择哪些被摄主体，决定了摄影师的主观性。摄影师会无意间将客观世界与自己的主观世界等同起来，认为自己所想即所见。”在本次摄影大会的众多参与者之中，有几位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创立了著名的《光圈》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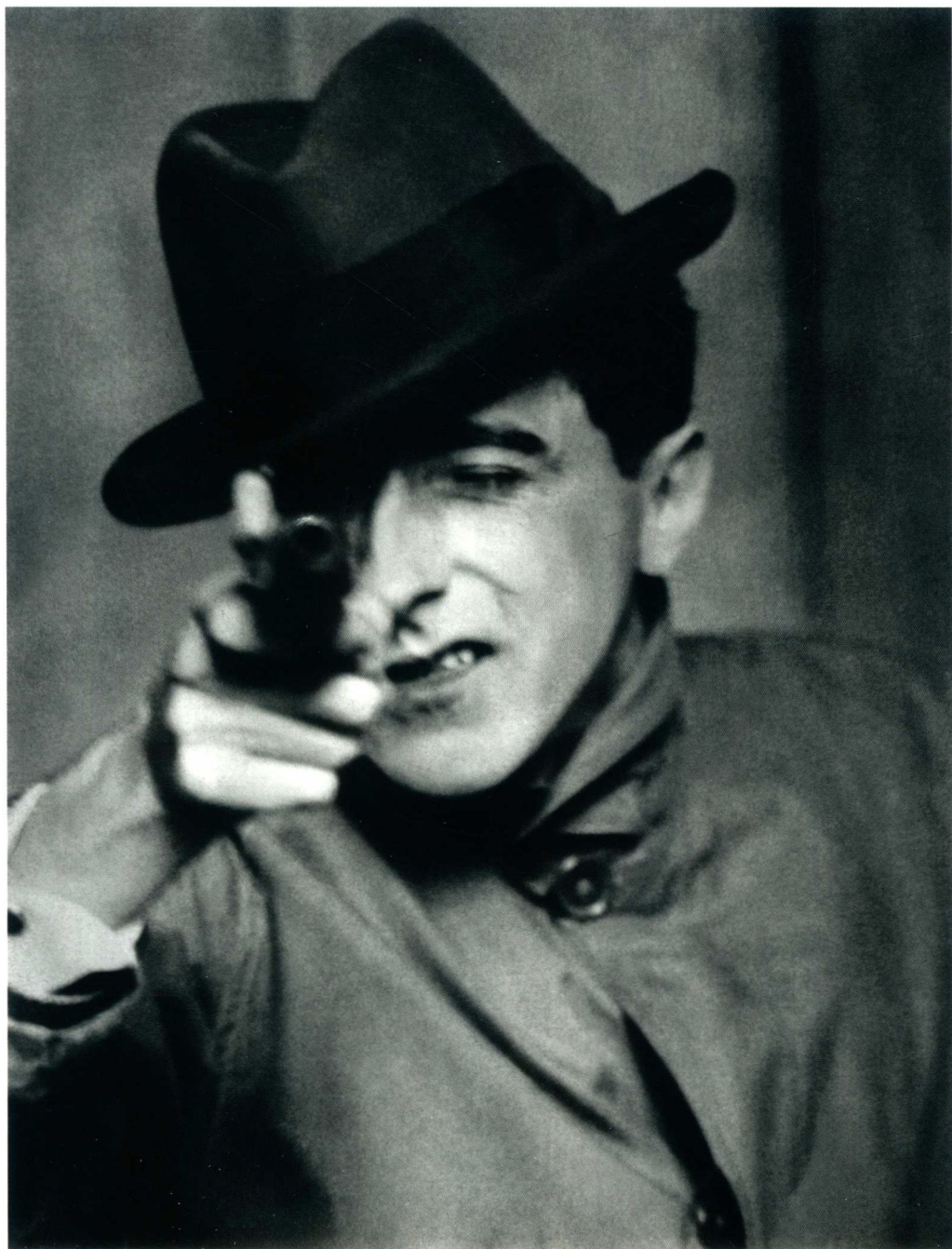
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号。这一举动刺激了当时的美国，总部位于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科学研究委员会（Physical Science Study Committee，简称PSSC），其主要成员来自曼哈顿计划的物理学家和科学教师，他们开始修改美国高中的物理课程内容。阿博特在科学方面的声望使得PSSC聘请她拍摄课本之中所需的插图照片。1958—1960年，她使用自己设计的装置，同富有天赋的同事一起使用权威的、令人信服的现实主义拍摄手法拍摄物理现象和与物理原理相关的照片。在1960年，PSSC的物理教科书出版发行。20世纪60年代早期，史密森尼学院的历史与科技博物馆更特别为PSSC的照片举办巡回展，这使得阿博特的作品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展览为人们展开了一个现代摄影的全新世界，其影响力超越了20世纪50年代轰动全球的纪实人文主义大型摄影展“人类一家”。这也有助于证明阿博特一直以来的现实主义信念，那就是科学事实与自然现象同人类与人类情感一样，拥有无限的变化。对于艺术来讲，都是很好的创作主题。

1965年，麦考兰的去世令阿博特悲痛不已，但同时也让她得到解放。她决定搬到美国缅因州，那里有一家老客栈，阿博特花了近十年的时间才翻修一新。而且，她终于把手中阿杰的底片全部售出。画廊开始售卖她的原作，推广现代照片，同时推动了一直延续至今的摄影收藏热。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专题论文、个人作品展、荣誉学位，以及各种奖项为阿博特在摄影界重新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1991年12月9日，阿博特在缅因州蒙森的湖边去世，享年93岁。今天，在她辞世25年后，通过那些流传下来的出色的摄影作品，阿博特对于现实主义摄影的影响仍在继续。

茱莉亚·凡·哈弗腾

让·谷克多，巴黎，1925 年

阿博特早年在巴黎生活期间，遇到了一家名为“屋顶上的牛”的爵士酒吧，这里是让·谷克多非官方聚会的总部。在阿博特的一生中，她永远挚爱着在这个酒吧里第一次听到的钢琴曲。1921 年，身兼诗人、小说家、戏剧家、设计师、剧作家、艺术家及电影制作人等多重身份的谷克多与曼·雷合作进行肖像拍摄。在阿博特开始从事拍摄工作之后，谷克多继续与阿博特一起合作。在这张照片中，谷克多看上去像一名黑帮成员，手中挥舞着一支曼·雷用作道具的手枪。这张照片是阿博特早期出版的肖像作品中的一张。在 1926 年 6 月，谷克多为阿博特的首场作品展撰写了一首法语诗歌。在这首诗中，他将阿博特和被摄对象之间的光影游戏比喻成棋局。



珍娜·福兰纳，巴黎，1925 年

美国作家兼记者珍娜·福兰纳，一直以“热内”作为自己的笔名，她是《纽约客》杂志驻巴黎的记者。在 1927 年她曾经写道：“俗艳的光影、假象及刺激，这些绝不属于阿博特。不动声色地，好似不经意间，她捕捉到拍摄对象的一瞬间，这一瞬间，精神与物质在华丽的外表下达到平衡。”这是福兰纳在一场化装舞会中的照片，她头上的威尼斯人面具与她的双眼组成了三双眼睛，这三双眼睛向外凝视着观看这张照片的观者，戏谑般地暗示着多重角色、身份及现实。据说，她头上所戴的礼帽属于运输业女继承人南希·库纳德的父亲所有，库纳德也是阿博特在巴黎最初结识的好友之一。这张照片的下半部分，实际上是福兰纳穿着条纹长裤坐在扁皮箱上，为了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她的面部和充满艺术感的帽子上面，阿博特将照片的下半部分裁去。此外，阿博特也为福兰纳的恋人索丽塔·索拉诺拍摄了照片。索拉诺是一位来自波士顿的作家，她的侄女帕特·威尔金森于 20 世纪 40 年代在纽约成为阿博特的学生和助手。



尤金·阿杰，巴黎，1927 年

1925 年，当阿博特在曼·雷的工作室中第一次看到尤金·阿杰拍摄的每日生活的作品时，她感到了一种“认知的震撼”。曼·雷欣赏阿杰看似不讨喜的照片中显露出的超现实主义特质，包括映像、各种元素的并列放置，以及被取景框单独隔离而出的主题等，但在曼·雷的眼中，阿杰的作品有些幼稚。尤金·阿杰 1899 年开始从事摄影，在那之前，他在剧团里是一名扮演小角色的喜剧演员，主要为艺术家、档案馆及博物馆拍摄巴黎的街头环境照片。很快，阿博特成为阿杰的朋友并购买了他的作品。之后，阿博特在自己巴克街的工作室中，为阿杰拍摄了个人肖像，照片中阿杰特意换上了西装，脱下平时穿的旧工作服。阿博特为阿杰拍摄的侧面照大都显示出他疲惫的姿态，但在这张正面照中，这位资深的表演家却在镜头前摆出困惑、茫然的表情。很遗憾，阿杰直到去世都没有看到阿博特拍摄的成片。在 1928 年，阿博特四处追寻并最终说服了阿杰的遗嘱执行人安德烈·卡尔梅茨，购得阿杰的底片。几十年间，阿博特从阿杰的作品中得到灵感，其井然有序、孤独却坚定不移的现实主义信念影响着阿博特。1968 年，阿博特将阿杰的底片卖给了位于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